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山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林桂森

文山集卷二十一

紀年錄

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歸全文集註雜取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上錄宋太史氏管發國寶至元間經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巴延丞相平宋錄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句詩前後卷

旁采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疏各年之下

丙申　宋理宗端平三年

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子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廬陵文氏來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鎮五世祖正中徙富田曾祖安世贈太保邢國公大父

時用贈太傅永國公父儀字士表人稱為革齋先
生贈太師惠國公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庚子　嘉熙四年
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壬子　淳祐十二年
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　　寶祐二年
是歲公夢召至帝所帝震怒責其不孝公哀訴以
臣實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賜以金錢四

遣去公出門而震雷欲擊之自嘆曰幸免不孝之
罪而又不免雷擊驚覺汗如雨後一舉登第而有
父喪但未解四金錢為何義

乙卯　寶祐三年

是歲大比以字舉郡貢士弟壁同舉冬俱赴省侍父
華齋先生行子既以字為名字之者改曰履善提舉
知郡李迪舉送

華齋先生與弟書曰道由玉山遇異僧指長男曰

此郎必為一代之偉人然非一家之福也

丙辰　　寶祐四年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奏名弟壁同登及大廷試策

有司寘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擢為第一臨軒

唱名蓋五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臥病客邸予

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先生棄世

天府治喪榜下士資送道路費粗給兄弟即日扶護

還里以君子不家於喪沿途餽送並不受

丁巳　寳祐五年

九月葬筆齋先生

戊午　寳祐六年

八月從吉時丞相丁大全用事或勸通書者孚曰仕如是其汲汲邪郡侯欲為言於朝除初官力辭謝得止

己未　宋理宗開慶元年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聞命辭免乞行進士門謝禮旨令朝謝訖之任九月入京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再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京師洶洶予門謝訖即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建明儆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

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算於此聚同年待賔客刋題名小録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授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庚申　宋理宗景定元年

二月差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辭免乞祠禄

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辛酉　景定二年

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時賈丞相似道當國年餘頗訝不通名及除入館得予書舉張師德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

誥詞曰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虚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於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畀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

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居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　劉克莊行

壬戌　景定三年

四月供正字職尋兼景獻府教授五月克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誥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名故事也爾以陟岵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來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甫繙黄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為速在爾為

晚矣人之不可及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可

癸亥　景定四年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刑部事最繁重居官者率受成於吏號清流者尤所不屑為之鈎考裁決晝夜精力不倦吏不能欺懾服焉八月以董宋臣覆出為都知上疏論其惡不報束擔將出關丞相遣人謂公不可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十二月迎

親就養郡兵火後瘡痍乍復公撫以寛恵鎮以廉静郡兵素驕取其桀黠寘之法張布綱紀上下肅然於交承外積緡錢萬創便民庫去之日塡兵出前窠名爲楮百萬有竒遺愛在民久益不忘

甲子　景定五年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西提刑辭免不允

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

二月就瑞州文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後推廣德意全宥居多惟平寇扶楮稍振風采四月行部至吉州太和縣伯祖母梁夫人歿予父所生母也申解官承心制間臺臣黄萬石以不職論罷是歲闢文山

臨江城中金地坊銀匠陳見負闕會過於市者嘆曰我等困苦止欠此䭾耳翼早盜殺負闕會人慧力寺後山中捕司跡盜急市徜擔行鬻餽餌者以所聞陳語告捕司鞫陳箠楚誣服將受刑辭其母

曰為子不能終養必宿寃債無可說者望吾母焚紙錢於吾死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盜殺人處又焚紙錢於盜殺人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殺人正賊之家母如其言後月餘母夢子告曰謝母已得正賊乃府衙後李某家所得鬬會具在暗閣上竹籠内於吾死後止用訖鬬會買牲酒賽謝神福内覆紙單籠上用草為遮蓋塵灰積滿一二日文提刑到請母為陳訴越數日公到陳母乞屏左右持

素紙以所夢訴公即命有司同陳母詰李閤悉如
夢遂以李償負闕會人死推司及元捕人償陳死
官贍養陳母終身此趙君厚言也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戊戌庚戌丙子長男道生生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壬寅甲午丙寅次男佛生生二月女柳生三月
女環生九月除尚左郎官辭免不允十二月赴闕供

職誥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却又夥焉當時褒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孰禦尚左高於郎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 闕 馮夢得行

戊辰　咸淳四年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是月臺臣黃鏞奏免所居官冬至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奏寢新命

己巳　咸淳五年

四月差知寧國府辭免不允十一月領府事府極彫敝始至爬梳條理曠然無事寧國為郡居上流斗絶稅務無所取辦則椎剥為民害子奏罷之别取郡計

以補課額百姓歡舞去後爭醵錢立祠

先是乙卯春公家趍城三十里曰冷水坑旅店胡翁夜夢門外巨石有龍蜕爪其上夢甚著覺而異之昧爽即擁箒掃除石驗所夢已而公至則坐於石更屢翁言早寒願飯而去詞意甚勤公問故以夢告且曰他日必富貴願垂憐我家公諾焉由是公家人往還經從必飯其家歲時翁嫗至公家必優贈與至是公載家寧國弭任歸午飯胡店胡以

宿諾請公笑曰諸擔中任擇取其一胡屢謝不敢則擇取一擔以告公令衆啓擔視之則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為鄉里親友餽者汝無用焉命衆估時值以其值與之蓋胡以公五馬貴如他人皆輜重充溢不知公行槖固枵然是以任其自擇無嫌也公之子孫過之胡之子孫仍奔走迎送不倦公家亦時優恤之一夢之吉乃纒綿受實惠異哉此胡老之言也

庚午　咸淳六年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四月供監職免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平章賈似道託疾歸紹興乞致仕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賈有要君之志予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内制相承皆呈藁當國改竄惟命重失王言之體予直道而行遂忤賈意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臺臣張志立奏免所居官

辛未　咸淳七年

冬至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表寢新命是年起宅文山山在廬陵南百里居予家上游兩山夾一溪溪中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態横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綿谷低昂卧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之其高處面勢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烟芊綿真廣大之觀也其南曰南涯可五里主人日領客其間窮幽極勝樂而忘疲其北曰北涯以

南長潭為止清遠深絶葢以時至焉宅基在南涯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泓渟演迤山勢盤礴如拱如趍蓋融結非偶然者宅當其會青山屋上流水屋下誠隱者之居也予於山水之外别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適不求鮮美於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嘗嘆世人乍有權望即外興獄訟務為兼并登第之日自矢之天以為至戒故平生無官府之文無鄉鄰之怨閒居獨坐

意常超然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於宦情亦然自以為起身白屋邂逅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即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為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時之不淑命也何尤山中新宅後聞江上有變即罷匠事惟廳堂僅成

癸酉　咸淳九年

正月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疏決滯淹一

路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知
贛州是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公從容
語及國事憫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
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
陽城陷義不辱自沉而死予灑血攘袂顛沛驅馳卒
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輙為流涕
甲戌　咸淳十年
三月赴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

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廣人以按堵故具官設位家
置香火以報恩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郡民
自七十以上與錢酒米帛有差有婦人百三歲者十
一月二十一日哀痛詔勑門下先帝傾崩嗣君沖幼
吾至衰耄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凛淵冰之是懼
憤兹小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
是喪亂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慨國步之阽危
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

盈簪以水患而不恩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
介胄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為
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靜言思之出涕滂若
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
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頼文經武緯
之臣食君之禄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
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
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勳名不吝爵賞故兹

詔諭想宜知悉

乙亥　宋幼主德祐元年

正月朔日得報元兵渡江尋詔下召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夫人憂解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工部尚

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陛辭乞斬呂師孟釁鼓不報十月十五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解圍常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間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入衛辭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守命再下還師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司餘杭守獨松關

管史云正月十三日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

降指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赴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粮二月賈似道駐師魯港復公書勉以宗忠愍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章鑑乃啟除公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老將王輔佐為總統領兵下吉州王尋卒以廣東統制方興代之江西副使黃萬石有舊嫌又忌公聲望出己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近臣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

太史氏管發曰人心天理誰獨無之文魁義聲一倡而土豪蠻蜑裹糧景從斯亦壯矣而或者猶以猖狂議之時士友為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糧說與無知饒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有旨文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隆興非但為隆興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其為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部之兵皆土

豪忠義銳氣方新戰鬬可望勝捷不可閉之城郭
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
刑知贛州殿撰文都承且照累劄時暫駐隆興府
續聽行下以圖隽功奉寶批知
察院孫嶸叟奏言江西安撫使文天祥申准省劄
令江西副使黄萬石星馳入衛文天祥將所部勤
王義兵留隆興府事天祥以身許國義不辭難上
下東西惟命奔走伏念天祥猥起書生宣諳兵事

昨者恭承太皇太后詔書召天祥勤王天祥待罪一州忠憤激發不能坐視移檄諸路兾有盟主願率兵以從人心未易作興世事率多沮撓北兵日迫血淚横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准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痛心時危無暇為平時揖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惟是帥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自奮立為司存今已結約贛州

諸豪凡溪峒剽悍輕生之徒悉巳糾集取四月初
一日提兵下吉州會合諸郡民丁結為大屯來赴
闕下忽得留屯隆興措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
天祥所統純是百姓卒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
行又有官資在前為之勸勵此曹鋭氣方新戰鬭
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
之衆不堪安生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
害之不同也謹瀝忠悃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

興之命容天祥照累降指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闕下迨至衢州時以公軍伉健有紀所過秋毫無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八月十七日内批文天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賛軍事職任依舊十九日奉詔入衛壘經從戎仰籍朝廷威命奬率江右湖南淮廣諸項軍馬見抵京畿除已具狀申省乞判命重臣交管放令終喪外謹具兵籍六冊繳申詔勑三省進呈御狀辭免工書兼督賛事

具悉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熊羆之士誓不與敵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明惟寵嘉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生靈恃以為安繇少常伯進長冬卿未足以酬賢勞相臣督師於外命卿參佐庶幾集允文采石之功夫移孝為忠以國為家古有明訓矧急危之秋其往求朕攸濟理考親擢魁彦以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遜乎故玆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夫江西安撫使辭

免不允內批文天祥依舊工部尚書兼督贊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二十八日勑三省進呈卿狀辭免權工部尚書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恩命事具悉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天毖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以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臣頤浩開制閫於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耆定牧功卿品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

甸之偹守當嚴命卿以大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撐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靖邊氛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玆惟豐芑貽謀之意亟其禡牙紓服宵旰之憂所辭宜不允正言曾唯奏吳門輿區今為邊地倫魁儁望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謠河上尚稽光世節制之命九月初七日勘會文尚書獎率義兵入衛王室忠忱義槩深可嘉尚除已頒三路制帥之命仍兼督府

參贊知平江府今已日久秋風浸致事不可緩合
行催促須議旨揮旨令文天祥不候辭朝疾速前
去之任所有一行軍兵除已別議支犒外其餘諸
項管軍頭目人合與優加推賞及辟置官屬科降
錢糧一應合行事件並仰逐項條具開申以憑施
行史云文尚書開閫招軍備禦朝廷科降十八界
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千兩廸功從事承信崇
義郎官誥各五十道校副尉資帖各一百道鹽萬

五千袋節次支犒錢十八界四百七十九萬七千五百貫口券錢米十八界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貫米二萬四千二百五十餘石貼助運士使用錢十八界一十萬貫截撥錢銀米十八界十八萬八千三百貫銀五千五百五十一兩米四萬九千五百二十餘石起發特支犒錢十八界二百萬貫已上總計金一千兩銀六千五百五十兩鹽一萬五千袋十八界二千八百三十四萬六千餘

貫官告二百道資帖二百道米七萬三千七百七十餘石十六日除端明殿學士制詞曰勑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適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邃職内以傳畿廷之彥外亦褒帥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勘之涖益部皆膺兹選今得其人某官實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概質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貫於霜日傳檄名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國

勢張不負素定之榮允謂寡二之畧予欲復江表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藩咨爾修扞威稜聳前茅之令兵勢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閫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勲二十七日文

制使辟周天驥帶告院添差江西撫參留司隆興府楊仔帶行吏架添差江西撫機何時帶工轄添

差江西撫參並分司吉州文天祐帶史館檢閲添
差江東制幹分司徽州林棟帶禮兵架閣添差浙
西制幹分司常州十月弟璧旨除直秘閣主管崇
道觀誥詞曰勑具官某惟爾哲兄以鴻儒魁望倡
義勤王忠於為國而不謀家乃命閫制修扞我難
爾競爽有令譽虞侍陔養叔出季處恩義兩盡寓
直木天之峻賦禄桐柏之祠清且佚矣孝友是亦
為政往其祇若季弟璋特與免銓充浙西制司内

機十一日賜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艱倡義旅以
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奬率三軍如武侯爰洽
常伯之英趣奮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汛掃於邊
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有加體國之志亟奏
治外之勲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
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盌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
副細色二十匹纈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
香合一具十兩清馥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

也故兹札示其體吾注倚之意十八日常州破公在平江四十日去三日而通判王矩之環衛王邦傑以城迎祥二十三日北兵破獨松關留夢炎遁十二月内批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隆興府劉槃以城降制置黄萬石移閫撫州聞北兵至而過都統密宥迎敵就擒通判施至道以城降

丙子　宋德祐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

正月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闕陳大計不得見

日贊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巴延至臯亭山是夕宰相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懇辭間奉旨詣北軍講解二十日以資政殿舊職詣北營見巴延陳大誼詞旨慷慨敵頗傾動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吳堅賈餘慶以下以國降予責巴延留使失信罵呂文煥逆賊引敵陷國並數呂師孟叔姪罪惡求死北營乃置兵衛守遂不復還其勤王兵朝廷放散西歸二月八日敵驅

予隨祈請使呉堅賈餘慶等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予與杜滸以下十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入真州城初三日真州紿出西城門閉弗納尋遣兵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西門不敢入從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中敵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家莊臥敗墻糞穢中是夜趍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殺傷一人餘幸完初七日匍匐至高郵亟下船歴七水寨十一日

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敵騎相先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鎮自城門陸行四月八日至温州五月朔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連上章辭改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七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劒聚兵十一月入汀州

正月初八日乙亥劉察院廷瑞進稱臣表公請以
福王沂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
不許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公又請於世傑京師
義士可二十萬背城借一戰為守世傑勉公歸據
江西已歸淮堧以為後圖十五日壬午在朝臣一
時俱逸十七日巳延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趙
吉甫賈餘慶獻傳國玉璽降表是夕宰相陳宜中
遁世傑遁十八日乙酉北兵至臨安北五十里益

王廣王乃從毋家出闗渡江大將蘇劉義以兵衛
間走永嘉公實陳此議也十九日早除公樞密使
時北兵已迫修門内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
士萃於吳堅左丞相府會巴延邀當國者相見㫖
令公詣北軍講解衆謂公一行為可以紓國難國
事至此公不得愛身意敵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
使往來無留北中者公亦欲覘之歸而求救國之
策於是二十日詣北營至則留營中索多蒙古岱

館伴深悔一出之悞從史者有意推陷公不覺也
二十一日宰相吳堅賈餘慶等以國降且降詔副
以省札俾各州縣歸附左丞相吳堅等五人捧表
獻土北庭號祈請使二十四日辛卯巴延遣鎮撫
唐古爾宋趙興祖等先罷散文天祥所招義兵一
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公聞之流涕不自
堪
二月初八日驅公隨祈請使入北公不在使列蓋

驅逐之使去耳盡出賈餘慶計陷先一夕公作家書已處置家事擬翼日行則引決家參政則謂公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為晚公亦以是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先是正月十九日客贊公使北天台杜滸梅壑議斷斷不可客逐之去後二十日公北行諸客皆散梅壑憐公孤苦慨然相從朝吉改宣教郎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十八日至鎮江請十九日渡江公自入京城外北兵營日夜謀脫不得

間至是益急謀舟夜渡杜遂醉遊於市銀三百兩
賄老校引間道走十里至江岸以三人寄老校家老校
余元慶真州故舊也許銀千二百兩得船公于河岸上
沈頥家坐臥從公者曰王千户狠突相隨不頃刻離
是夕公以明日行買酒辭别鄉土因以醉王千户
諸人伺其寢熟啟門出杜狎飲妓家者小卒提官
燈公變服從杜出至人家盡處杜以銀與小卒紿
使來日候某所遂至甘露寺下李成吕武以船至

北船連亘十數里至七里港有喝問歹船賴巡船
潮退閤淺聞哨囪聲甚清厲舟子拜且禱云江南
田相公即得順風各稽首以更生賀二月二十三
日阿珠平章令諸祈請使手札勉李庭芝歸附獨
公不署名阿塔哈左丞入宮召宋太后幼主即日
出宮封府庫以全太后幼主及福王與芮沂王乃
裕樞密使謝堂隆國夫人度宗生母也王昭儀等
行三月朔旦至真州守將苗再成迎見語國事感

慨流涕越曰約觀城王都統導至城外出制司小
引脫回人朱七三等供云軍前見一丞相差往真
州賺城制使遣提舉官來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
張路分徐路分來歸行槖衣物五十卒弓劍送行
海陵唐杜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
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說汝其
審之張徐然之行久之云安撫令某二人便宜從
事某見相公口口是忠義如何敢殺相公遂與張

徐以賜金百兩與五十兵以銀百五十兩乃相繼辭去明日至揚州杜架閣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趍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初四日李茂吴亮蕭發余元慶見行止未決攜所腰金各百五十兩逃去外既顛躋内飢渴至半山土圍糞堆中掃淨數尺地以衣貼地睡午北騎數千自土圍東至忽大風雲雨昏暝騎馳西去遂得免古廟樵出㨾羮乞其餘又迷失道通

夕行田間後乃聞北以高郵米擔濟揚州夜遣騎截諸津若非迷途當一網無遺若有鬼神鼓動其間者旦霧隱隱見哨騎趍避竹林騎遶林呼譟公藏處馬過傍三四不之見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疑有神明相之初七日遇樵夫以簣舁至高郵買舟二十四日至通州得之諜者云上下常與北騎隔三四十里又云鎮江走了文丞相大索數日許浦一路馳騎追捉聞之駭汗何僥倖甚也通州守

楊練使師亮出郊聞而館公於郡衣服飲食舟楫皆其為料理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四月八日至温州聞端宗皇帝於福安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議遂決舊客張汴鄒渢部曲朱華等皆自閩來迎景炎元年五月朔福安登極以觀文殿學士侍講召赴行在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制詞曰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克寧輔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

即位圖厥敉功介臣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並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羣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勇不懼坎維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故適四郊之多壘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鎧之資豪傑雷動感激洒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

單騎以行驚破彊敵之胆及免冑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為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闕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闖輦轂而追三宮復鐘簴而妥九廟非内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荆棘於靈武之初孑未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尚可為思昔元勲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於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修之專美况同列崇阜

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庸再秉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宥優督府琱戈之錫峻文階黄繖之除申拓賦畲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為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共扶於興運尚堅忠孝大布公忱迄圖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弼於彛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十一月入汀州公遣督參趙時賞督諮趙孟濼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遣督贊吴浚以

一軍屯瑞金復雩都時北軍逼福安車駕航海福
安遂陷
丁丑 宋景炎二年
正月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
旨授銀青光祿大夫職任依舊時經畧江西五月入
贑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雩都大捷二十一日入興
國縣遣兵攻贑吉軒汀州偽天子黄從臨洪衣瑞豪
傑響應興國軍黄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贑

吉兵敗行府趂永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為追騎所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合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

正月北兵大入汀關不守公欲據城拒敵汀守黄去疾聞車駕航海擁郡兵有異志公移次漳州龍巖縣時賞孟濼還軍追及於中途吳浚以元人之命來招降人情洶洶亟浚乃定時索多右丞阿嘍罕左丞董參政入閩李珏王積翁等已降仍為福

建宣慰招撫等使乃使淮軍羅輝持書來二月復梅州四月斬二大將之跋扈者曰都統錢漢英王福以釁鼓出江西開府興國縣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兵復黄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者四十日潭州衡山縣趙璠等起兵岳下張琥起兵邵永間跨數縣撫州何時起兵應同都督府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使詣軍門受要束七月督謀張汴監軍鞏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贛城招諭鄒渢

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㧞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攻太和時贛惟存孤城吉八縣復其半半垂下臨洪諸郡豪傑送款無虛日大江以西有席卷包舉之勢福建軒汀州偽天子黄從淮西兵復興國軍黄州復壽昌軍湖南所在起義兵不可數計四方響應孔明有云漢事將成也天未悔禍相望旬日間贛吉州皆以驚潰北兵自隆興來適乘其弊戰於廬陵萬石嶺下我師不利及永豐空坑

軍士解散妻子為虜公收拾餘衆奉老母入汀州

轉移循州將請命行朝請益兵再舉會北帥劉深

自海至索乡自陸至道路梗塞朝訊斷絶入駐循

之南嶺柵險以自全黎貴達觀望有陰謀事覺伏

誅

八月黎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鍾步遇北

軍民兵驚潰未旬日汴賞瀠率民兵數萬逼贑城

北軍以百餘騎衝之衆奔潰瀰聚兵數萬在永豐

境亦潰北元帥李恒等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東固萬石嶺下都統鞏信率數十卒短兵接戰北帥駭其以寡拒衆疑山中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北愈疑獲村夫引間道踰嶺至山後閴無人馬就視信等鎗遍體死未仆耳以此北騎稽滯公遂得遠去

空坑陳師韓曰二十七日公至空坑潰卒困憊藉地睡公宿山前師韓家夜得報追騎已逼陳送公

由間道去諸卒不之知也追騎至詰公所在無知之者遂攻破其寨屠之公行山逕逼窄民老幼負荷奔走塡塞公窘迫不能前旣而山墜巨石橫壅於路追騎至迂迴扳緣則公去遠矣至今居民指為相公石

鄞古庭主簿曰公旣遁追騎將及是早重霧尋丈遠不相覩公猶聞後喧鬨聲追騎見轎中人風姿偉然問為誰曰姓文騎以為丞相也羣擁至帥所

問之必曰姓文問轎夫咸不知也遍求俘虜人識認乃有曰此趙通判時賞也以此追騎逗留公丈得遠去趙至隆興帥府罵不絕口遂受害

歐陽夫人曰空坑敗潰卒意公所向疾至隨護公命五百弩手斫山樹為鹿角扼隘道項之數人負傷至則五百弩手已摧踣不支公即去夫人驚問故則追騎已林立於前夫人與佛生柳小娘環小娘顔孺人黄孺人等皆為俘虜夫人沿路意有深

水險崖即投死而一路坦平至元帥所已失佛生
必有愛其俊秀養為已子矣
戊寅　宋景炎三年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浦遣間使沿海
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崖山行府移船澳規入覲八
月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九月齊魏國夫人薨旨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
縣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趍海豐二十日為敵騎追及

於道軍潰被執服腦子不死見張元帥抗節不屈張待以客禮

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幼沖之資當艱厄之會方太皇命之南服黽勉於行及三宫胥而北遷悲憂欲死臥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猶托於我涉甌而肇霸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為君天未釋於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懼慚而艱難日深氛祲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

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為之一摧神明拔於既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瀕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忍萬古以違離藥非不良數不可逭惟此一髮千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傳璽綬喪制以日

易月内庭不用過哀梓宫毋得輙置金玉一切務
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
所未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有負扵臣民尚竭
至忠共扶新運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十七日祥興
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
中國民既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兹
渺沖適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
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

數之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羣倫孝友根於天性
痛憤三宫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大投艱丕應徯
志除宄刷恥惟懷永圖托於神明厚在草莽上霧
下潦之所偃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
憂宜祈天而永命胡寧予忍而不其延日月為之
無光社稷凛乎如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
猶幸僅存盡使為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
將復君父之讎大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

家不造而况斯今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
尚賴元勲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並謀恊心而畢
力敵王所愾扞我於艱兹用大布寛恩率循彝典
於以導迎和氣於以迓續洪休可大赦天下於戲
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
周寧後於四征少康之興祀夏實基於一旅往求
攸濟咸與維新十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官詣大
行皇帝几筵殿早晚臨二十日卒哭行香二十一

日以登極差官奏告天地初獻張世傑亞獻趙溍終獻林永年奉禮郎潘岳丁應張太祝陶士遜太官令幸大濟宗廟初獻曾淵子陸秀夫亞獻蘇景瞻辛岩終獻賈純孝芧相奉禮郎王子宜張祺孫太祝朱拱戊趙時侉社稷初獻蘇劉義亞獻劉鼎孫終獻趙䕫奉禮郎傅半千曹邰太祝徐天麟二十二日内批百官議謚號孝恭仁裕懿聖濬文英武勤政皇帝廟號端宗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加上

尊號

鄧傳云五月公始聞端宗皇帝晏駕於化州之碙洲今上即位以明年為祥興初三日碙洲神龍見祥臣庶咸睹合議優異碙洲可升為祥龍縣置令丞簿尉隸化州免租稅諸色料糴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内批文璧除權户部侍郎廣東總領兼知惠州六月公規入覲為張世傑所格不得進遣使奉表起居仍自劾督師罔功降詔奬諭詔曰勑天祥

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

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彦受知穆陵歷

事四朝始終一節邊氛正惡鞠旅勤王皇路已傾

捐軀徇國脱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

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

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督戰精神鼓動意

氣慷慨以匈奴未滅為心棄家弗顧當王事靡盬

之日將毋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

非能逆覩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遲赤舄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有知思政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儻來候吏疊覽封章歸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蓋見勞謙至如謚問之勤備悉忱悃之至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恥除凶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公又奏乞除鄒澂右文殿修撰

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
趙孟濚遥縣郡團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
兼同提刑都督府諮議官杜滸帶行軍器監廣東
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鄒䟦帶大府寺丞
同都督府參議官陳龍復帶行兵郎廣東招諭司
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章從範帶行閤門祗候同
都督府計議官丘夢雷林琦葛鍾各帶行架閣同
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翁同都督府准備差遣吿

特依奏除公又奏潮循梅三郡並已取到返正狀
乞將陳懿除右驍衛將軍知潮州兼管内安撫使
張順帶行環衛官權知循州李英俊帶行閤門衹
候差梅州通判暫權州事㫖特依奏文璋帶行大
理寺丞知寧武州公欲移軍入朝優詔不許公欲
入廣州凌震王道夫始復廣自恣憚公威重陽遣
舟迎中道散回遂不果自去冬宜中遁占城世傑
以樞副柄國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蓋諸大將

嘗受宜中趍擢樂其寛縱忌公英氣或以副貳受節制意不便其至八月授少保信國公封母曽氏齊魏國夫人同都督府官屬各轉五官金三百兩犒軍公以書抵秀夫天子沖幼宰相遁荒制詔勑令出諸公之口豈得不恤軍士以游詞相拒秀夫太息不能答時同都督府疫死者數百公亦數病九月六日母曽夫人薨㫖遣使宣祭十月長子道生卒陳懿兄弟五人號五虎本劇盜據潮州數叛

附人苦其虐又不聽同督府節制公聲其罪討之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於潮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殪凶攻逆稍正天討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吾國之莒即墨也劉興為潮宿寇叛服不常據數郡跋扈殺掠尤慘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北帥張弘範自明秀步騎水陸並進乃入南嶺柵險自固二十日弘範以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且數日

敵輕騎疾馳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求死於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監者以渇甚於田間蹄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目旬餘遂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越七日至敵營踴躍請劒弘範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且天祥見巴延臯亭山吾實在傍遂以平揖相見敘間闊如客禮蓋歳除前三日也先是適鄒渢等自江西以民兵數千至公少留勞之又駐和平市攻陳懿黨

與駐軍造糧亦意後隔海港步騎未能遽前陳懿以問罪窘迫百計不能救解乃挾重賄迎導北帥張弘正潛具舟海岸濟輕騎直指㠀帳公坐虎皮胡床與客飯五坡嶺不意敵至遂被執

己卯 宋祥興元年

正月二日張元帥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潮陽初八日過官富場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北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

嵩護予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明日東下鑰予於船二十八日至贑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囚邸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投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

予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晚供張飲食如上賓館
人云稟博囉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
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於
兵馬司枷項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攜衣服錢
銀官為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為飲食坐十餘日然
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疏枷惟繫
頸以鍊得出户負暄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
自是日赴院輙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

博囉丞相張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倨坐名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博囉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挐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為宋宰相國

亡職當死今日孥來法當死復何言博囉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為我逐一說來子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囉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别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予曰謂予前日為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巴延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為去之之圖耳博囉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所以為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

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簒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簒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為解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
博囉云你既為丞相若將三宫走方是忠臣不然引
兵出城與巴延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説可
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
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
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
既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
有疾雖明知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

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孚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囉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孚不答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别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假孚意假滿即見殺乃因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宣差烏瑪喇云文丞相性循硬不硬又一日令史報云博囉語烏瑪喇遲數日更與文丞相説話會歲

終釋放諸囚烏瑪喇語愽囉獄囚皆已寛放惟文丞相一人在獄愽囉云我奏却來喚你愽囉至今重於一喚者憂予之硬也予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可改邪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語大畧如此當時泛應尚多不能盡記巳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

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為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禀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啟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吕后之命邪春秋亡公

子入為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莽丕之於漢方是簒徳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簒何居可惜當時不曽将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耳

鄧傳云正月十三日至厓山張元帥索公書諭張世傑降公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強之急乃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二月六日厓山潰公不勝悲憤作長歌哀之南北傳

誦三月十三日還至廣州公曰俟北方生殺之命弘範於公禮貌日隆盡取公所亡妾婢僕役以奉之十四日弘範置酒海上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公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復書之丞相其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公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

心也弘範為之改容是日弘範具公不屈與所以不殺狀奏於朝四月十一日使臣還言上有誰家無忠臣之嘆者令善視公以來公曰使予死於兵死於刑則已矣而萬里行役不得逃焉命也或曰明知其不可而為之奈何曰吾所謂盡心者人人諉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敗為是非哉二十二日北行與厓山朝士鄧光薦俱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石嵩與囊嘉

岱議出江西慮篡奪遂鑰公於船公即絶粒為告
祖禰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黄金市登岸馳歸約
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公將以心事白諸幽明
即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達
廬陵孫禮期不至公且行忍死以待垂至豐城忽
有見孫禮在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為之痛哭流涕
暮始見主者取孫禮還明早飯已送之豐城岸從
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公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

公私念死廬陵不失為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盍從容以就義乎遂復飲食如初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僅存一人曰劉嵘六月初五日至隆興觀者如堵北人有駭其英毅者曰諸葛軍師也十二日至建康十三日鄧光薦以病遷寓天慶觀就醫留不行八月二十四日石嵩等以公自東陽渡江淮士有謀奪公江岸者不果以弘範命兵衛夾舟陸至揚州故也十月一日公至燕供帳飲饌

如上賔公義不寢食乃坐達旦雖示以骨肉而不
顧許以穹職而不從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
炎説之被其唾駡瀛國公往説之一見北面拜號
乞回聖駕平章阿哈瑪特入館驛坐名公公至則長
揖就坐平章云以我為誰公云適聞人云宰相來平章
云知為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朝宰相見北朝宰
相何跪平章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為相
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平章顧左右曰此人生死

尚猶我公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
伾章黙去慱囉欲殺公而上意及諸大臣不可張
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故因
之連年冬於獄中遇靈陽子指示大光明正法公
自謂於死生之際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時有洒脫
忘世之意公獄中與弟書曰廣州不死者意江西
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吾頸縶吾足於是不食將
謂及吉州則死首丘之義也乃五日過吉又三日

過豐城無飯八日不知飢既過吉思之無義且尚在江南或尚有生意遂入建康居七十餘日果有忠義人約奪我於江上蓋真州境也及期失約悵然北行道中求死無其間矣入幽州下之狴犴枷頸鎖手節其飲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取義無可言者今千萬寄此及詩達吾弟蓋絶筆也

庚辰

是歲囚

五月弟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特穆爾布哈奏其
畧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箇是文天祥博囉
對曰即文丞相上嘆嗟久之曰是好人也
辛巳
是歲四
正月元日公為書付男陞公在縲絏中放意文墨
北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為上卷自譜
其生平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為絶句二百首

且為之敘其詩自五羊至金陵為一卷自吳門歸臨安走淮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璧歸夏璧與孫氏妹歸公剪髮以寄永訣與弟書曰潭盧之西坑有一地巳印元渭陽所獻月形下甬穴第淺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陞子嗣續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為悲痛吾弟同氣取之名正言順宜極力出之自廣達建康日與中甫鄧先生居具知

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未可出則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寺我廟於其中七月大雨兵馬司牆壁頹落移司宫籍監得一室頗瀟洒十一日回舊兵馬司得一室地高燥空涼八月返故處依然臭穢蒸濕

壬午

是歲春作贊擬終時書之衣帶間叙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爲囚虜其當死久矣

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絶筆

鄧傳云正月二十後公卧病發熱右臂縠道傍患癰二月四日流膿平生痛苦未嘗有此是時南人仕於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夢炎等十人謀合奏請以公為黄冠師冀得自便青陽夢炎

私語積翁曰文公贑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畧曰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遣諭旨謀授以大任昌元積翁等以書諭上意公復書數年於兹一死自分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事遂寢後積翁又奏其畧曰文天祥宋狀元宰相忠於所事若釋不殺因而禮待之亦可為人臣好樣子上黙然久之曰且令千户所好好與茶飯者

公聞之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廩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果然吾且不食積翁乃不敢言公死後有以危言撼積翁者積翁曰得從龍逄比干遊地下足矣言者遂止積翁果以銀物餉公福王與芮聞其不屈嘆曰我家有此人邪餉以銀百兩屬積翁轉致之公因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講前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户奉事之尤至敏珠爾丹參政嘗開省江西見公出師震

動每言殺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户所收其棋奕筆墨書册初閩僧妙曦號琴堂以談星見是春進言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羣臣有言瀛國公族在京不便者而中山府薛寶住聚數千人聲言是真宋幼主要來取文丞相又有書於櫝者曰兩衛軍儘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曰先使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大臣議所謂丞相疑為天祥太子得櫝以奏京師戒嚴遷趙氏宗族往開平北十

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拆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公堅立不為動上使諭之其畧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者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上曰汝何所願天祥曰願與一死足矣遂麾之退是夜回宿千户所初九日宰執奏文天祥既不願附不若如其請賜

之死敏珠爾丹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
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不少變
至刑所問左右孰南向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
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時連日大風埃霧
日色無光都城門閉甲卒登城街對隣不得往來
行不得偶語時翰林學士趙與稟以宋宗室亦被
監閉一室諸衛士弓刀環席地坐閘門外弓馬馳
驟聲者久之人競穴窓窺乃是出丞相頃之又聞

馳騎過者及回乃聞有㫖教再聽聖㫖至則已受
刑明日歐陽夫人從東宫得令㫖收屍江南十義
士奉柩葬於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為他日歸
骨便路後大德二年戊戌男陞至都城見公舊婢
緑荷已嫁順承門内石橋織綾人及見劉牢子引
到墓所自後留都城春秋必往酹奠望拜時已有
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有信公二字舊殯在大
塔南右址又右畔塹外有墓林聚塚在大路傍

至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璧任臨江路總管兼府尹辦喪葬男陞祇奉几筵舊歲璧遣家人至廣還奉母曾夫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於江滸人咸驚嘆以為孝念所感不期而會二十一年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葬師則吉水王仁山也陞廬墓三年

世傳吉州太和縣贑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淺公沒

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歸騶從甚盛即而視之乃
公也既而聞公死諸老驚相語曰公兩任贛州提
刑去往輙江水泛溢其勤王召募江泛溢尤甚師
行而水同去又公家居當暑日喜溪浴與奕者周
子善於水面以意為枰行奕決勝負他人久浸不
自堪皆走惟公逾久逾樂忘日早暮或取酒炙就
飲啖是應神物出世沒而為神自其常也潭是後
又深黑不可測矣公平生嗜象棋以其危險制勝

奇絶者命名自玉層金鼎至單騎見敵為四十局
勢圖悉識其出處始末玉層蓋公所居山名也又
傳公方為童子時游鄉校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
楊邦乂而下咸謚忠節祠祝像設甚嚴意欣然慕
之竊嘆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故出而舉事志
氣素定雖崎嶇萬折終不撓屈後至治三年癸亥
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
楊忠襄公邦乂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楊文

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夢昱序列祠於先賢堂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肯齋李芾配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今為五忠一節云

歐陽夫人被虜後即到燕都與二女皆留東宮服道冠氅曰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居大同路豐州栖真觀曰請一正一從分列其女婢曰翠歌大德二年戊戌冬以年老不禁寒凍得請向南去至都城男陞迎養遇時節夫人輒嗟嘆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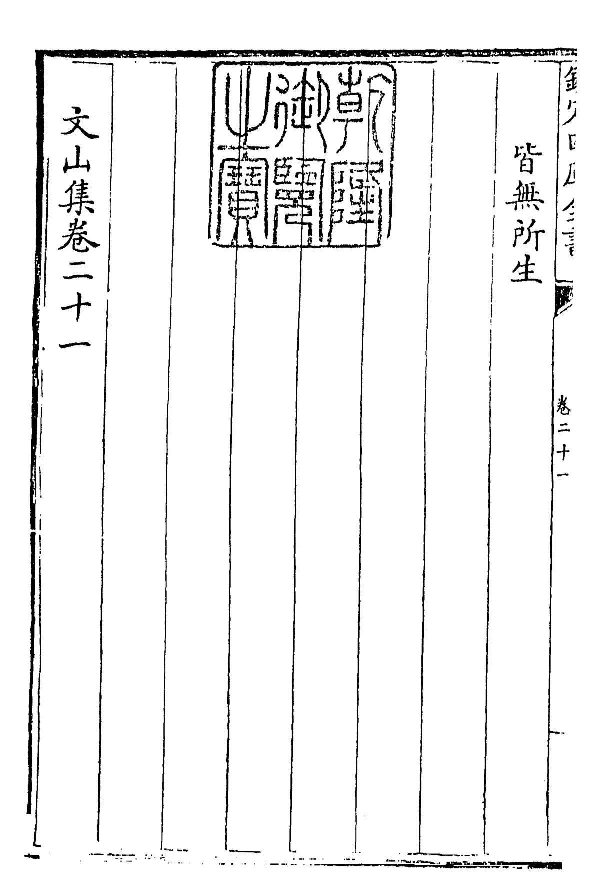
家典故陞亦為辦南食品邀鄰嫗伴坐諸士大夫
謁拜所餽遺命女侍專收貯不他用大德七年癸
卯臘至寧州時從子陞子任寧州判官寧州兊知
事以夫人歸為不應赴陳草庵宣撫陳狀委南康
李清之推官臨問陞子以夫人公主懿旨高唐王
鈞旨所與路引及支給口食文憑呈之李為惻然
事遂消釋明年歸故里凡親友餽遺仍專收貯之
又明年正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祇乞

保庇擬建靈寶醮筵以謝又叩佛氏乞保庇擬建水陸齋供以謝寓豊州累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神佛之賜合以巳所得餽遺正月元夕酧道醮二月八日酬佛供畢此心願即死瞑目矣二月望得疾越四日家人諸婦侍疾亹亹語平昔事如常時問浣婢索衣上舊香囊浣婢見損汚甚巳棄之矣急拾至夫人持示諸人曰此件吾未嘗須臾離也落齒時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

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與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夫於地下為無媿也頃之命諸人退俟吾少休諸人候窓外聞伏枕狹響就視則氣已絶實大德九年乙巳歲二月十九日也葬富田南二十里洞源

柳小娘從公主下嫁趙王沙靖州大德年間歿

環小娘從公主下嫁岐王西寧州弟妹輩間得會於都城至正元年辛巳歲猶傳聞其居河州養老



皆無所生

文山集卷二十一